

太阳雨

太阳雨

The Rain In The Sun

梁解茹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唯 美 女 人

太 阳 雨

梁解茹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美女人/梁解茹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1

ISBN 7-80115-493-2/I.57

I. 唯… II. 梁…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045 号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石化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3.2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80115-493-2/I.57

定 价: 64.00 元(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我和梁解茹相识是在鲁迅文学院,相知则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

我认识她时,她已是江南文坛小有名气的才女:1986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就发表了处女作《樱桃熟了》,并入选《小小小说选刊》。

梁解茹是十分勤奋且有灵气的作家,这些年来,孜孜不倦追索她蹬理想,不为当代社会金钱、权势、浮躁、浅薄所影响,也不为文坛各种各样流派所影响,写出让生命如此辉煌,让心灵如此震撼的小说,成为中国文坛“唯美女人”流派的代表人物。

当代世界出版社最近推出她的“唯美女人”书系(《太阳雨》、《逝风》、《黑色的遮蔽》、《鸡血石》),散发着浓郁的女人芬芳,深深吸引了我,在温暖的灯下,看完梁解茹小说的最后一篇,最后一句话,很久没有从小说营造的氛围、刻画的人物中出来。

真美!真的很唯美!在唯美中,那种作为一个成熟女性对于爱情、情爱、婚姻的理性认识,更让我惊叹不已。



二

就像南方远离城市污染的山和水,梁解茹小说无论语言还是故事都是很美的,细腻、空灵、洁净、丰富;语言美表现在比喻贴切、形象;感觉敏锐、到位;象征意味强烈,具有丰富的哲理。她用她独有的语言,为我们营造出了如诗如画的意境,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如诗如画的男人和女人;也正因为其“唯美女人”韵味十足,使小说更深厚、凝重,具有更丰富的阅读性和在阅读过程中享受的充分的审美。

我在这儿随意摘录几行文字:

路灯悬在一根灰色电线杆的横梁上,灯泡上尽是一些小虫模糊的尸体,又有蛛丝和灰尘裹着,更显得昏暗,仿佛老妪的独眼,因为白内障、青光眼什么的,徒然地眨巴着眼,却看不真切什么了……(《逝风》)

2

他感觉自己真的像一只羽毛渐丰的公鸡,扎煞着翅膀,抖着漂亮的翎毛,虎视眈眈瞄着那些漂亮姑娘的屁股和胸部,恨不得扑上去,啄住头颈,压在自己的翅膀底下……(《秋水》)

那葡萄架上结着一些如黄豆般大小的青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地悬吊着,使人想起母鸡肚子里那些还未成熟的蛋,嫩黄嫩黄,令人怜悯地被扼杀成那么大小了……(《暮色苍茫》)

她想起那时候,文字像跳芭蕾的那一双双神奇美丽魅力无限脚,啪啪嗒嗒,变魔术似的,从他手指底下流出来……(《破碎的玻璃》)

人总是更能给别人指点迷津而不是给自己。人其实是很傻的,他不知道好日子就在眼前,就在那逝去的分分秒秒里,却把希望寄托在明天,把幸福看成是明天才会有事,基督徒们则虔



太阳雨·序

信幸福在天堂。其实,看似(或事实上也是)平淡、乏味的生活里过出一种幸福安宁,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生活是不会亏待那些热烈地拥抱它、忠实地填充它、兴致勃勃地享用它的人的……(《暮色苍茫》)

我们生活着,从时间的一瞬匆匆滑入时间的另一瞬。大多数人对这生活中的一瞬并不在意,事实上我们把生活中的那一个个“瞬间”遗忘着,时间把它们遮蔽着,时间使我们的记忆犹如初春早晨的氤氲雾气……(《黑色的遮蔽》)

等等。可贵的是,像这样的语言营构,满篇皆是,俯首即拾。在这样一个浮躁的、什么都求速成的物欲横流的年代,潜心于唯美语言的营建,委实是一件不易的事。

三

梁解茹的作品十分精致,十分好读。读她的书能教人产生愉悦,产生快感。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所营造的那么美、那么诗意的情境中,生活着的一系列唯美的女人。《逝风》里的可秀,《黑色的遮蔽》里的师娘,《月色依稀》里的“我外婆”,《破碎的玻璃》里的文清,《探索骨盆意义的故事》里的如茵,《山背男人和女人》里的飞飞和玄女,《梦涡》里面的沈幽兰,等等,她们虽说生活年代、环境、本身所受教育程度都不一样,但她们均天性高雅,不但追求外表的美,一举手一投足之美,也追求爱情和性爱之美;她们如风般轻盈,如牛筋一般柔韧和结实。无论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是在具有丰富物质的现在,她们对生活之美、爱情和性爱之美的向往和追求,始终如一,从不停歇。

另一类,如《山背男人和女人》里的李云花、杜月妹,《秋水》



里的翠姑娘，她们虽长得不美，甚至有残疾，如李云花是个驼背哑女，翠姑娘是个跛脚，但她们和第一类女人一样，甚至有更加的心灵之美。

这些女人，她们是家，是男人的归宿，具有最丰富的母性；她们的目光淡然地看过来，也能使男人成长，“……就像一条小溪一样，那么清灵娟秀、婀娜多姿，遇刚则弯，遇柔更柔。遇山环山而行，滋软它；遇水和水浑然一体，充盈它。沿途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东西都灿烂蓬勃。这样的女人嫁给皇帝，就会使皇帝统治的王国富庶和平；嫁给乞丐，也会使乞丐成为乞丐国里的国王。这样的女人嫁一百个丈夫，就会创造一百种生活，挖掘一百个男人，把这一百例本性各异的男人的品质、潜能发挥到极致。”（《黑色的遮蔽》）。

当然还有几类形象的女人，如《鸡血石》里的肖月，《破碎的玻璃》里的王远帆，《探索骨盆意义的故事》里的春玉等，都是些有血有肉的女性，在此不一一赘述。至于众多的男人形象，限于篇幅和留点悬念的考虑，留待读者去发现和认知，去喜欢和讨厌，去叹息和感慨。

4

是为序。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于北京

目 录

- 月色依稀 // (2)
- 城堡 // (63)
- 赴约 // (73)
- 街角 // (84)
- 窗口 // (95)
- 太阳雨 // (105)
- 探究骨盆意义的故事 // (136)
- 山背女人和男人 // (211)

月色依稀

我站在外公家门前龟背样的石子路上，那石子路很规整，一个椭圆一个椭圆互相独立着，又相依着，接至两边的路。椭圆里面，又用大小不一的石子摆成花的图案。据说这片石子路是外公的祖父在世时修的，每粒石子的形状、大小、颜色都经过严格挑选，所以那花的形状虽个个不同，精致却是一律的。岁月递嬗，多少脚步匆匆离去，永不再来，这片石子路却依然如故。

我站在这片石子路上，仰头望着二楼那个椭圆形窗口，那个窗口一年四季洞开着，已经洞开了几十年了。雕花挡热板一直闲置一边，窗棂上精雕细刻的龙凤图显出历经风雨的苍桑，却依然栩栩如生。窗台上没有一星点灰尘，窗框间也不结一丝一缕蛛网。这不由得我悚然惊惧。我朝拜过那么多庙宇殿堂，没见过哪一个挂满蜘蛛积满灰尘的，世人的虔诚和殿堂的神圣使它拒绝一切世俗的产物。而这个窗口，也如所有真正的圣殿一样，竟然纤尘不染！此时此刻，当我已



经没有了外公和外婆，也没有了父亲和母亲时，我站在窗下仰视着它，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和坚强了的意志霎那间崩溃，我知道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再卖它的念头了。我想卖它，只不过想把它在我心底中挤走，想用物质战胜、掠夺这窗展示、启迪给我的形而上的东西。可是，我能挤走并战胜外公和外婆和母亲留在我血液和思想中的东西吗？多少纠结的故事无形在那椭圆里面，多少张脸孔隐贴在那有形窗框，多少双藏匿的手又在那里顽强地扯掉蛛结、掸净灰尘……我仿佛看见外公在有月色的晚上（他总是挑有月色的晚上），无数次在这椭圆形窗下驻足。因为总有浮云从月底下飘过，那月色就时而依稀时而清朗，他的脸也被依稀变幻成阴阴阳阳。那时候，他是多么想扑入那片昏黄，融入那团昏黄啊！他用手用脚用心用全身的每一个毛孔去触摸，那昏黄却像电花一样，把他击得远远的。他是多么不甘，他一次又一次地爬近那个窗口，接近那片昏黄，却一次比一次更远离了那昏黄。他怎么能瞑目？难怪他至死也睁着双疑惑的眼。而母亲，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母亲用她那稚嫩的嗓门对着外公大叫大嚷：“别关窗户！别关窗户！”这祈使句形式便如箴语般敲定了那窗户以后的命运。我知道，母亲曾无数次如我一般站在这窗下，凝望那窗口。只不过那石子路横亘在她心底，窗高悬在她双目之后。站在心底深处的石子路上，多少年来她过着自己普通而平凡的日子，自以为远胜了外公外婆一筹，却留下了一个让我永远迷惑不解的问题：即谁是我真正的父亲。假如她知道我心底的疑惑，她的灵魂会彻底地丧失宁静



我的女儿渐渐长大。偶尔地我会想，我的家会不会像当初我之于母亲的窗口、母亲之于我外公外婆的窗口，而之于我的窗口呢？

那年外公已经七十六岁高龄了，那是个中秋节。母亲忽然决定自己亲自给外公送节礼去。这在母亲可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在母亲的日历上给外公的节礼特别多，如除了春节和中秋节外，还有元宵送汤元和馒头，立春送春卷，清明送清明果，立夏送鸡蛋、桂圆、红枣，端午送粽子，夏至送馄饨，阴历六月六送猪肉……几乎每个月她都会想出个节日来，而且说法各异、繁复芜杂。比如：“吃过清明果，百日难落坐；吃过清明肉，百日没晴落”，“夏至吃馄饨，落水人不沉”，“六月六，不吃肉，要生毒”等等。可是要她亲自跨上雅地（外公居住的村名）一步，那是难乎其难的。自从那年她嘴里喊着“别开窗户”离开雅地，她便再也没有跨上故土一步，最多也只是远远地瞥上一眼雅地村前老童山山顶上那棵老松和童山隐约的轮廓。

母亲说那一天她有一种“猫爪挠心”的感觉，那种急迫地想得到、证实什么，又害怕失落什么的感觉促使她上了路。她不让任何人陪她。一路上，奇怪的是不是外公，而是外婆穿着墨绿色金丝绒旗袍的身影，在二楼椭圆形窗口若隐若现，喊她回家。那种富有质感和节奏、细腻柔婉绵长的呼喊一遍遍淌过她心底，而她则一遍遍应答着。母亲说，也许她也快完



了，外婆在世时从来没有这么喊过她，她才不愿意这么喊她呢！或者，也许是因为“回家”这个词和这个行为本身让她脑子里充满了外婆的形象。母亲是在霎那间涌起那种懊悔不迭的情绪的。这么多年来，她甚至没上过外婆的坟，竟然不知道那坟的模样和朝向！总当她还在二楼的窗口坐着，就着从窗外透进的春夏秋冬，年复一年，默默地绣花。那条精致的石子路在窗下延伸着，回家人的脚步总要先在那儿敲响。母亲说，外婆绣花从不要描图案，总是抓住什么布片就随意地在上头绣点什么：花、草、虫、鱼，山、水等。她不厌其烦地绣着，她得的花总会说话，鱼会流泪，水是黑的。母亲说，这也是她对于外婆的最初的记忆。那时候，外婆的眼里仿佛就只有绣花，当母亲从野外带一身泥土、草屑、及一身伤痕回家时，也不能把外婆从一团团丝线中拽出来。甚至在母亲扑入她怀抱时，她的脸也仿佛被丝线绣住一般，难展笑颜。所以，幼小的母亲早早便知道了用热面孔去贴冷屁股是什么滋味，也早早理解了“僵硬”这个词的含义。有段时间，母亲深深地嫉妒过那些绣花工具：针、丝线、剪刀、抵子儿、绷布的细竹圈，等等。她不是偷了这个就是偷了那个，把它们扔到门前的荷塘里，让水把它们漂走或沉入水底去。可是过不了两天，外婆就又绣起花来。母亲说她想了很多年才想明白，不是绣花窃走了她的母爱，是外公，是外公的脚步总在那片石子路的尽头消失，然后久久不再响起。世上有许多类型的女人，母亲说，有些女人既是母亲又是妻子，有些女人仅仅是母亲，而有些女人纯粹是个女



母亲是个女人而不是母亲。要想让她母亲
能多承担一点，只有先让她成为一个幸福的女
人。

母亲说：“我可是跟你外婆不一样！”每每说到这里，母亲
总要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如数家珍般列举她和外婆
的相异之处。是的，我不仅吮吸母亲的奶水长大，而
且，母亲视我如她的命根子一般，以至行为举止都有
些过份。记得小时候只要她一离开家门，一离开我，
不管远近，不论时间长短，有时就是去埠头洗件衣
服，去菜园摘点菜，她也会显得慌慌张张，常常事情
没做好就匆匆回家，人没走进门嗓门倒大呼小叫起
来，脚步声有些错乱，两眼发出被猎人追逐的饿狼似
的恐慌而饥渴的绿光，一旦捕捉到我，她便扑过来，
摸我的脸，舞我的四肢，又是嗅、又是摸、又是亲、
又是抱的，恨不得把我装回到她肚子里。其实，在她
出去的一小会儿，我既没摔跤，也没咬自己的手指
头，甚至身上的脏痕也没多出几道。稍大点，我就会
反抗母亲诸如此类有些神经质的举止了，比如我会
叫：“你的菜还没洗干净呢！”或者说：“你手上还有
肥皂味呢！”——长大后和母亲闲聊，我便会拿这些
事调侃她，并说母亲仅仅是个母亲而已。这时候，母
亲总是很严肃的样子，说：“谁料得到，谁料得到呢？
有时候，一秒钟前还好端端的……”

我知道母亲心里有个死结。

母亲不去雅地，不去看外公，外公倒常常来我们
小镇，来看我们。记得外公总是走路来的，肩上飘块



白绸布，外公把它叫“汤布”。其实，汤布是一种我们那儿的男人用来围在腰际的围布，就像每个女人都有一把梳子，每个男人都有一条汤布。汤布大多用青色土布做成，约一尺宽、一米多长，能在男人的腰间围上三、两匝。干活时，男人总喜欢用汤布把自己的腰捆襁褓似地捆得很结实，仿佛不这样，那腰就伸不直似的。外公的汤布却不是棉布做的，也从不围在腰间，却绕在脖子上，披在肩上。一年的一半多的时间里，外公总是穿雪白的对襟褂子，那条白绸巾很轻柔、夸张地飘在他的脖子上，不论是有风无风的天，它总是忽忽悠悠，有生命似的，远看，就像外公的手长了翅膀，时时都有可能把他带到天上去。而且，外公每次来，总要给我带点吃的——总是从那条汤布里象变魔术似地变出来，几块糖、几片饼干、一把花生——能把我的嘴美上半天。有一次外公竟然在汤布里变了面小圆镜子给我。记得我除了把它随身带着照自己的脸蛋，还常常用它来反射阳光、灯光——突然地照住一个人的眼，让他的双眼眯缝起来不知这光从哪儿来。我便会开心得大笑。

因此我眼中的外公的“汤布”总是充满神奇而富于魅力，简直不亚于母亲故事中的魔锤子。直到现在，我一想到外公就想到那块飘忽的白绸布，或一见到白绸布就想起外公，仿佛外公和白绸布已混为一体似的。因了这“汤布”，母亲说我小时候跟外公就特别好，外公在我们家出出进进简直就是冲着我一个人似的。在我两岁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隐约能区别男女。有人问我吟吟长大后要嫁给谁啊。我毫不犹豫地



要嫁给外公。为什么要嫁给外公呢？我就在脖子上围上一块布，然后学外公的样子，眯起眼睛，手在布上面掏摸着，嘴里说变变变……当然我是什么也变不出来的，但这让我更坚信了外公汤布的神奇魔力。记得有一次我咂着糖块，拽着外公的汤布左看右看，汤布的两头绣着两只鸟，一只羽毛艳丽，尖嘴红腮，游弋在一片黑水黑草里（后来我知道那是因为用了黑色墨线造成的视觉效果）；另一只羽毛苍褐、灰嘴灰脸，展翅飞在空中。我问外公这是什么鸟。外公说这是鸳鸯，是夫妻鸟，生死鸟，并说那只游弋在水里的是男的，雄鸟，飞在云朵中的是女的，雌鸟。记得我当时听了后撅了嘴不高兴。我说哪有女的鸟比男的鸟丑的嘛，哪有女的穿灰的男的穿红的？

“瞧，”我拿出母亲的红衣服，说：“妈妈是女的，妈妈有红衣服。应该让女鸟穿上红衣服！”

外公听了我的话不吭声，只微微叹了一口气。

我想我当时肯定不会留意那声叹息的，只是在日子走过了那么多，对个体来说又总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甚至在我提起笔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声叹息才在我心中浮现出来。那时外公的表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左额那块大大的皱皱的大疤有没有紫涨起来？记得每当他情绪有变化，那块疤总是像晴雨表似的，变得紫红。小时候，我总喜欢爬上他的膝，摸他这块疤。当他说“大疤大疤”的时候，我总是乐得咯咯笑。我想，也许是那个发音和摸着那个疤时波动在手指底下那种粗砺的感觉让我觉得刺激吧。记得我有一次问他。



“外公，为什么这里有个大疤呀？”

“打的！”

“谁打的？”

“我自己。”

“为什么你自己？”

“该打！”

“为什么该打？”

“该打就是该打！”外公说着，那疤已经紫红起来。为此母亲曾私下里叮咛我，以后不准再问外公那个疤的事。

现在想来这些事，恍若隔世。事实上，也是生者和死者在对话了。

8

外公去世以后，母亲告诉了我许多有关外公和外婆的故事。并且说，外婆的小名叫樱珠，樱珠即樱桃。我“哦”一声，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眼前婆婆过我家后院那满院的樱桃树。母亲说你“哦”什么，你其实还啥事也不懂！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她是指我还没结婚，没结婚就不知道什么叫男人，而不懂男人的女人就等于不懂世界，没长大，没活过。我偷偷乐，母亲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母亲在正式说外公外婆的故事前，作了大段的铺垫，无非想说明外公家当初有多阔气多排场罢了。她尤其给我说了“实心藕”的来历，这道不知道归作主食或副食或点心的佳肴我已经吃了近20年了，做梦也没想到里头还有故事，所以应该相信平凡生活中孕育着奇特，这种奇特靠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而且，



连“实心藕”以后还成了外公糊口的本钱呢，此是后话。这时候，我们正坐在后院里，满耳樱珠树叶低吟，把月色舞得变幻莫测。

“实心藕”是外公家几代相传的。剖开随便哪一截藕，它的平面尽是心眼儿，空心点点。说实话，藕命有的大点有的窄点，可哪有完完全全堵满的？即使被污泥堵满了，捅掉了那心还是空的。母亲说，外公的曾祖母怀头胎时，害喜害得特别厉害，啥也不想吃，而硬要吃下什么就吐出什么，没啥可吐了，就吐黄胆水，净日飘带一般。曾祖父非常担心，怕把那粒黄豆大小的宝贝也给吐掉了，就命令厨娘做一样以前没有做过的特里特骨的东西，要使曾祖母闻到就流口水，吃下去就舍不得吐掉。厨娘想了两天没想出啥好法子，做出许多样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没胃口。这天幸亏她儿子来看她，并给主人家送来几斤刚从藕塘里挖出的新藕。那藕白喷喷、玉泽泽、滚壮滚壮。厨娘就取两截各约一柞长、少女手腕般粗细的藕，刮净皮，浸了糯米，在糯米里拌上鲤鱼丁、嫩鸡丁、栗子丁，加适量的盐、糖、酱油、黄酒、香油，拌匀了，然后借助筷子把藕眼一个个填得满满腾腾。厨娘又别出心裁，用新鲜清香的宽粽叶把藕段包裹起来，然后放到清水里用文火慢慢煮，整整煮了六个小时，雅地上空到处飘溢着一种奇异清香。外公的曾祖母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么好闻，是不是吃的东西？等听说是能吃的，她就说拿点来我尝尝。于是就拿了一截吃起来，入口又绵又香，吃完后还想吃，而且竟然一口没吐。从那以后她就吃什么吸收什么，几个月后生下一